

鹦鹉学舌2

阮金思著

作家出版社

靈夢錄

阮金思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鹰巢. 2 / 阮金思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662 - 6

I . ①鹰 … II . ①阮 …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1916 号

鹰 巢 2

作 者：阮金思

责任编辑：贺 平 赵 莹

装帧设计：周思陶 高嘉昕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40

字数：340 千

印张：21.75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662 - 6

定价：2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天没用，朋友才会相助.....	(2)
第二章 微笑的后面，他隐藏着险恶的用心.....	(8)
第三章 男人做事，不该头脑发热	(13)
第四章 她可以走了，把一切交给安拉	(18)
第五章 乱伦，让她难以平衡心态	(24)
第六章 金钱，有时候比亲爹还重要	(29)
第七章 个性化，将决定太阳城的特色	(35)
第八章 情感，真是个神秘的东西	(40)
第九章 哥们，有困难吱声，别这么整	(47)
第十章 新坟的旁边，又挖了一个更深的坑	(53)
第十一章 只要真爱，还在乎文化和名分吗	(57)
第十二章 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	(64)
第十三章 保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	(69)
第十四章 啊，她不就是那个骗子吗	(76)
第十五章 天使岛，留下了不朽的雕塑艺术	(82)
第十六章 亮庄，水荷是真心爱你的	(87)
第十七章 买件珠宝，我得赶快把自己嫁出去	(91)
第十八章 那，您邀不邀请我去塞班岛啊	(98)
第十九章 一位美女，很优雅地将标书投进了箱口.....	(104)
第二十章 亮庄哥，有上帝作证，我一生只爱你.....	(107)
第二十一章 老哥，我需要您的帮助.....	(112)
第二十二章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115)
第二十三章 乐天路，这个人有点鬼道.....	(119)



第二十四章	小超，一会儿离开时多留点神	(123)
第二十五章	您好，巴萨尔先生，我想拜见您	(127)
第二十六章	睡吧，宝贝儿，做个好梦	(132)
第二十七章	干吗，你不好好享受这美妙的夜晚	(136)
第二十八章	无疑，这里发生了令人心悸的爆炸	(140)
第二十九章	不报案，这会改变我做事的准则	(144)
第三十章	犯倔的人，在政界不会走得太远	(148)
第三十一章	求求医生，让我的孩子活着	(154)
第三十二章	特殊时段，友谊经受考验	(159)
第三十三章	爱，会不会超越法律呢	(165)
第三十四章	找到罪证，我当然是为了复仇	(169)
第三十五章	阿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173)
第三十六章	她不了解“二手刀”的杀伤力	(178)
第三十七章	幻觉，老想把男人的“那个东西”割去	(184)
第三十八章	马铁，他向巴萨尔先生开了枪	(188)
第三十九章	“阿嚏”，那个女人就神附其体了	(192)
第四十章	喜乐，你爸爸需要你	(199)
第四十一章	您的吩咐，就是不可违抗的指令	(205)
第四十二章	给，这是最新版的手机监听器	(211)
第四十三章	一共四个人，参与了“没有文字”的短信游戏	(216)
第四十四章	眼下，山雨还没有到来	(221)
第四十五章	孩子，完全是那个“老东西”不注意	(228)
第四十六章	你记着，现在我说了算	(232)
第四十七章	莎莎去塞班岛了	(237)
第四十八章	小姐，您是相思过重所致	(242)
第四十九章	尚无二，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数	(246)
第五十章	不讲交情的人，成不了大事	(251)
第五十一章	塔拉，你迷上翻译官了	(257)
第五十二章	有钱的男人，会糟蹋那些贫苦无助的女孩	(263)
第五十三章	小心求证，务必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270)

第五十四章	你不喊我的话，巴萨尔就死定了………	(275)
第五十五章	你五马倒六羊的，还当我是个糊涂蛋………	(279)
第五十六章	儿子，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你………	(285)
第五十七章	蠢吗，子强，你绝对不能回来………	(291)
第五十八章	煮熟的鸭子，它永远飞不了………	(299)
第五十九章	你这个婊子，还他妈的要什么法律证明………	(303)
第六十章	崔总说的，马亮庄去塞班岛度蜜月了………	(310)
第六十一章	无二，你在滨海市的使命结束了………	(317)
第六十二章	马铁觉得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	(322)
第六十三章	乐天路跟你和我玩小儿科………	(330)
第六十四章	不要悲伤了，好日子会从头再来………	(335)



“鹰巢”，它建造在悬崖峭壁之上。那儿，充满了神秘。在外人看来，不是隐居着得道的仙人就是穴居着嗜血的魔兽。

“鹰巢”的主人，是从黑道滚过来的巴萨尔先生，在浪迹社会的生涯中，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资本和权力会暗通款曲，一旦占有了那张肮脏的婚床，不仅极尽淫荡和疯狂，还会生出许许多多的金蛋蛋！

于是，“红”加黑，成了他人生光彩和“超度”财富的密码，也是他与对手进行殊死较量并获胜的法宝。在那如烟往事和空蒙岁月中，巴萨尔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经历，获得了巨额财富，并干掉了三个黑恶势力团伙。而他的对手，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家伙，不仅精于算计，又敢于玩命，曾随时准备干掉他！

可，他赢了。巴萨尔是当代社会的“衍生物”，善与恶的元素，同时在他的血脉中奔涌！



第一章

天没用，朋友才会相助

田成祖重重地摔倒了，脸撞在了水泥地上。那个年轻、苗条、漂亮的女人，就在他的身边，只是安静地站着，面无表情。

在俄罗斯的坎斯克，庞晔华见证了田成祖两亿美金被骗的过程。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实施了让人深信不疑的骗术，她叫斯琴塔娜。但庞晔华不知道斯琴塔娜后面的故事，也不知道人这么不禁折腾。田成祖说病就倒下了，人也废了。

回到国内，庞晔华将田成祖安排在了滨海市康复中心治疗，并照料他的生活。此刻，巴萨尔先生的秘书长梁山汉到了，但庞晔华不认识他。

田成祖左胳膊僵直地弯在胸前，左腿僵硬地迈着步子，走路前仰后合，随时都会摔倒，真让人担心啊！看着眼前的一切，梁山汉心想，这是老天报应，田成祖应该死去！

梁山汉知道，田成祖曾两次要置自己于死地。一次，是在原始林区，田成祖通过林业局长常青松，拿到了有限采伐原始森林保护区的批件，但身为林场场长的他没有同意。于是，田成祖的打手罗列重伤了自己。为了治病，他的老伴将儿子梁良善“插草卖子”，后被巴萨尔遇上收养了。

另一次，是梁山汉住院期间，因为尚无二威胁过常青松，让林业局

承担梁山汉的住院费用，同时停止原始森林保护区的采伐，被田成祖知道了。于是，再次指令罗列和杨善举到医院置他于死地，但工友受伤，又逃过一劫。

这次，梁山汉来滨海市康复中心，是巴萨尔责成他来的。起因是尚无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罗列被塞进冰窟窿之前，请求放过田成祖。为此，巴萨尔表示了尊重，建议他不要冤冤相报。但梁山汉心中充满了仇恨，真想亲手掐死他！

梁山汉看到，在庞晔华的身旁，有一个年轻女人，还有一个小女孩。那个女人身材苗条，长相漂亮，高高的个子。他猜测，应该是田成祖的女儿。如果是，小女孩就该是田成祖的外孙女了。

现在，田成祖失忆了，对眼前的梁山汉认不出来，对身边的一切，也漠然置之了。他傻呆呆地走路，那没有希望的路。

这时，一个女护士走了过来，找到了庞晔华。“唉，我说庞晔华，欠款太多了。再不交款，就不能继续治疗了。”

“好，我知道了，您再宽限几天。”

此刻，田成祖重重地摔倒了，脸撞在了水泥地上。那个年轻、苗条、漂亮的女，就在他身边，安静地站着，面无表情。她看着眼前的田成祖摔倒，没有伸手去扶，而任由他倒下。那个小女孩被吓着了，躲到了女人的身后，伸出小脑袋瞧着。

庞晔华急急忙忙地赶过去，把他扶起来，掏出纸巾，为他拭去脸上的血迹。看到眼前的一切，梁山汉相信，他真是废了。血，从他的脸上渗出来，又悄无声息地滴落到地上。女护士，为他做了消毒处理。看看眼前那个漂亮的女，梁山汉发现自己错了，她不是田成祖的女儿，那个小女孩也不是他的外孙女。那么，她会是谁呢？

庞晔华把田成祖送回病房，又回到院子里打电话。可是，他没有接通，看看手中的电话，有些手足无措，脸上堆满了愁云，傻呆呆地倚墙站着，遥望遥远的天际。于是，梁山汉走近了他。

“庞晔华翻译，您好，我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天旅行社总经理王子月的朋友，他让我来看看你。同时，让我给你带好！”

“哦，是嘛。刚才，我还在给他打电话呢，想请他帮忙。唉，真是巧啊，人生无助天相助啊！”



“不，天没用，只有朋友才会相助。哦，您找王子月有事？”

“噢，有点事。说来不好意思，田成祖没有住院费用了。想请他帮个忙，交上欠费。现在，我的手机欠费了，和他联系不上。难啊，真是难啊！”

“噢，是这样，那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在一家国有进出口公司工作，俄语翻译。现在，给田董事长做事，想赚一点钱。没想到，钱没赚着，又耽搁了，那家公司把我除名了，好愁人哪！哦，对了，您能联系上王子月吗？”

“他还会帮你吗？”

“会的，会帮我的，他是个好人。”

“王子月帮你，那你拿什么还他的钱呢？”

“噢，等田成祖身体好了，我再想办法吧！”

“可是，你要是还不上呢，那该怎么办呀？”

“暂时没有办法，但以后会有办法。至少我懂俄语，能帮上他的忙。我可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为他做事。”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给他做事，也能赚到钱嘛。”

“不，现在不成。如果我走了，田成祖就没人照顾了，至少我现在不能离开。如果离开，那就不道德。您看，他这个样子，难啊！”

“是，你说得对。为朋友应当讲情义，不讲情义就不是朋友啦。可是，那个女人是谁呢？不能照料他吗？”

“噢，说来难啊。那个女人叫龚冰倩，他的妻子，结婚前是个模特，但没什么名分。那个小女孩嘛，是他和龚冰倩生的女儿。”

“噢，老夫少妻！”

“有些事没法说。龚冰倩是他的第三任老婆。第二任妻子是京都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叫雷诺宜，刚毕业就跟了他。可是，被他踹了，又娶了龚冰倩，一个冷酷的美人。现在看，男人有钱就花心，女人为钱就心迷。有钱的男人，老婆换得快。不过，她可不如那个雷诺宜，这个女人心肠狠着呢。有钱时，可热乎哪。现在，感情没了，更谈不上责任了。这不，得病不久，她就跟上一个小白脸热乎了。如今，住着几千万的豪宅，也有千万元现金，但不为他花一分钱。你看，刚才他跌倒了，

连扶都不扶一把，只是站着，看着，没有表情，也没有感情！我知道她的心理，希望田成祖快点死去，好嫁人呢！嗨，话说回来，有钱人换老婆，但未必就对，光看脸蛋不行！”

在梁山汉看来，庞晔华还很稚嫩，还缺少生活历练。不过，他有可取之处。为了赚一点钱，丢了工作，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还在想办法为田成祖治病，为交纳住院费而愁眉不展。如此的不离不弃，说明他有道德，难能可贵。

“那个女人应该拿钱的。她不拿钱，你可以和她说嘛，让她出钱就是了。她毕竟是他的老婆嘛，是有责任的。”

“我和她说过的，可她说没钱。对于我的话，她不予理睬，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吗？”

“好吧，既然你是王子月的朋友，我可以帮你解燃眉之急，垫付他的住院费用。不过，到时候，你要还我钱的。我可不是活菩萨，也不想普度众生。”

“啊，谢谢您！看来，您和王子月一样，令人尊敬。可是，您叫什么名字啊？”

“哎，名字不重要，那只是一个符号。只要能够帮朋友的朋友办些事，就行了呗。”

“噢，对，您说得对！不过，田成祖也不是没有钱了，应该还有一部分钱的。只是，这些钱，被那些贪婪的部下侵占了，至少两千万元。其中，在京都的杨善举手上，就有八百万元，还占着一块地皮呢。”

“哦，那你应该找到这些人！”

“是的，可以找到的，但他们不会听我的。”

“这样吧，庞晔华，你把信息传递给他们，就说田成祖的朋友巴萨尔先生交代的。”

“哦，巴萨尔，您认识他？”此刻，他充满了疑惑，直愣愣地看着梁山汉。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没有，没有问题。”他赶紧申辩，不再说话了。

“那好，你给他们打电话吧，让他们把钱交上来。不过，钱弄回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一部分钱，可作为田董事长的住院费用；另一部分嘛，可以为康复中心扩建使用，会有钱赚的。”

“是吗？”

“是的。”

“那好吧，就按你的想法办。你去把康复中心的院长请来，我和他谈一下，可以吗？”

不一会儿，康复医院的院长到了。“米院长，这位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有些想法，对康复中心的发展有好处。”

“噢，谢谢您，我叫米大江。”

“我听说，一些需要康复的病人住院挺难的，是这样吗？”

“是的，没有床位。眼下，脑血管病人多，还有其他外伤后的病人，住不进来。”

“不能扩建吗？”

“啊，先生，您不知道的，市政府说没钱。”

“可是，我有个办法，盖一栋更大一点的康复中心，让更多的病人获得希望。”

“这样的方案提出过的，但市政府一直不批。”

“我出钱盖房子，再安排些康复器械，你看可以吗？”

“谢谢您，但政府不批怎么办？”

“没关系，那是我的事。米院长，做这事，是为了田董事长。”

“噢，知道了。他是您的朋友？”

“是的，‘老朋友’。房子盖成后的收益，一部分为田成祖的住院费用，包括雇用保姆的费用；一部分归庞晔华所有；另一部分嘛，由康复中心支配。你看行吗？米院长，你不要花一分钱的，只要你同意就行！”

“哦，可以，没问题的。”

“好吧，那就这样定了。至于什么时候盖房子，您听候庞晔华的消息就是了。”

米院长走了。梁山汉说：“庞晔华，我叫梁山汉，巴萨尔的秘书长。以后，你有事尽管找我。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为巴萨尔先生做些事。”

“哦，这应该没问题。不过，等田成祖的事情安排好再说吧！”庞晔华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梁山汉。

“可以。噢，庞晔华，记着，不要让龚冰倩参与康复中心的事务，一分钱也不能让她得到。”

在回去的路上，梁山汉给马亮庄打了电话。“亮庄，你到滨海市康复中心去一趟，安排一支施工队伍，在那里建一栋房子，设计要精美，通透明亮，报请市政府批准的事，也要一同办好。”

“秘书长，钱谁出？”

“你先垫付，由庞晔华清理田成祖的债权之后，再交付给你。这件事，头儿很重视，得精心打理。”

“知道了，秘书长。”

“记住，马上动工！”



第二章

微笑的后面，他隐藏着险恶的用心

“巴萨尔快点死去吧，还有马亮庄，也一块儿死去吧！”每天，他都在诅咒，这会让崔凤景的心里好受些。

有着苗条身材和令人惊艳的脸蛋，让耿花在滨海市汽车展一举成名。不同于其他车模的是，耿花不仅有惊艳之美，而且才艺出众。在那个夜晚，她带着和麦丹尼初恋的苦涩，饱含深情地演唱了那首《断桥遗梦》的歌曲。耿花的歌声，感染了在场观看文艺演出的人们；歌声从金色大厅飞出后，被做了录音和拷贝。从此，在滨海市的上空，经久不息地飘荡着耿花那带有忧伤情调的歌声，包括那些卖家电的大型商场，还有街边小店，都用电喇叭，向顾客和行人播放耿花演唱的《断桥遗梦》这首歌。

在滨海市汽车展，耿花成了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她所在的全球首发“靓车”展厅，成了最为热闹的地方。每当耿花穿着比基尼服装，出现在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的三十九号展台时，参观的人会把展台围个水泄不通，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特别是那些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久久不愿离去，那些贪婪的目光在她美丽的身体上游移。

耿花的生活，因为成名而不再平静。她曾为生活苦恼，从没想到过成名，也没有为成名之后的生活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些广告公司，请她出面做广告；文艺演出团体，请她签约演出。让她不知所措的是，一些

年轻人，还有许许多多小报记者，始终在追逐着她的身影。她的生活不再安宁。十八岁的耿花，会不时地出现在小报的封面上。

耿花生活中的变化，让崔凤景有些担心。耿花会因为成名，而发生某些让他难以把握的变化。于是，他决定，由黑四作出安排，在耿花为广告商拍片的时候，或者参加大型文艺演出时，派人暗中保护她的安全。当然，保护耿花的安全是名义上的，实质上是切断她同那些追逐她的年轻人的联系。在耿花没有给他生出儿子之前，他担心耿花会另有所爱，就像爱着麦丹尼一样。他的心思是，既然耿花答应了生儿子，那就不能让它落空了。

不过，他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耿花是个讲信用的女孩，就像她的父亲对朋友的忠诚一样。她答应给他生儿子，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改变。现在，崔凤景欢欢喜喜播下的种子，正在耿花的体内健康地分裂和生长。但她没有将怀孕的事告诉他！

怀上孩子四个月后，耿花觉得行动有些不便了，也难以再为广告商拍片和为文艺演出履约时，就断然地拒绝了签订新的合同。为了躲避那些年轻人和小报记者的追逐，她同妈妈及崔凤景商定，去香港把孩子生下来。经过医学鉴定，耿花怀的是个男孩儿。为此，他决定安排一亿港币，列在耿花的项下，以迎候这个男孩儿来到这个世界。

马亮庄来到别墅，是崔凤景始料不及的。现在，每每回想起马亮庄来别墅说过的话，就恨得咬牙切齿。

“我想参与高速公路工程竞标，为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做点事。在我竞标时，您要给我点支持。否则，就是恶性竞争了，知道吗？”马亮庄的这些话，让他难以容忍，但又不能说出口，只能笑而应允。笑，是他应对世面上复杂事务的最好办法。在微笑的后面，他隐藏着险恶的用心，是他不同于常人的老到之处。

没有办法呀，马爷儿的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实力。否则，他不会对马亮庄作出让步。令他愤恨的是，马爷儿竟然出卖了他；让他高兴的是，马爷儿又莫名其妙地死了。不管怎么说，马爷儿的死，让他的实力大大地下降了。为此，崔凤景的心中堆满了仇恨。

他杀死马斯嘉小姐的事，只有马爷儿知道。可气的是，马爷儿把这

件事捅出去了，且说给了他的敌人马亮庄，噢，还有巴萨尔。巴萨尔，才是他真正的死敌，崔凤景这样想。

现在，他杀死马斯嘉小姐的事，还有一个光盘能够作证。这个光盘，应该在马亮庄的手上。此外，再没有活人能够作证他杀死马斯嘉小姐的事了。他杀死马斯嘉小姐的时候，是一气之下做的蠢事。他不允许任何女人不从自己。现在想来，真是有些不该，不应该杀死她。他当时太冲动了，也太信任马爷儿了。可是，有信任就有背叛。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信任的马爷儿，竟在后来背叛了他。

只要马亮庄再次提起马斯嘉小姐之死的事，就足够他喝上一壶的了。为此，他胆战心惊。每当想起那个光盘，每当想起马斯嘉小姐的死，便会在梦中惊醒，而难以入眠。马亮庄当时威胁了他，以后还会威胁他。在滨海市至京都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竞标上，他不得已作出了让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马亮庄能够死去的话，他今后的生活，还会照样活得有滋有味，也像模像样。可是，黑四办事不力，同赵子新和赵子强的合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对于耿大年的死，那是黑四的事，和他扯不上关系，崔凤景心想。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耿大年的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知道耿大年死因的人，只有马爷儿。现在，马爷儿死了，不能再开口说话了。马爷儿一死，他作为杀死耿大年的幕后黑手的事，就再也没有人能够证实了。他希望，黑四同赵氏兄弟的合作有所进展，尽快取得效果，让巴萨尔和马亮庄彻底消失。如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杀死耿大年这事，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此外，他怀疑交通局长乐天路，尽管他是朋友，成就了自己发财的梦想，但对他充满了疑虑。他心想，肯定是乐天路把滨海市至京都高速公路二期工程招标的事，告诉了马亮庄。所以，马亮庄才来别墅找他的。

另外，马亮庄来别墅这件事，的确让他有了不小的惊吓。在马亮庄走后，他无时不诅咒着。“巴萨尔快点死去吧，还有马亮庄，也一块儿死去吧！”他每天都在诅咒，暗中念叨着这样的咒语，会让心里好受些。他相信咒语的魔力，相信他们会在某天死去。他甚至想到了，在他们死后，应该礼貌地参加他们的葬礼。

为了让他们死去，他想了一些办法，借助赵氏兄弟的手杀死他们。可是，眼下没有进展，为此，他内心十分焦虑。不过，他心里想的事情，不会露在脸上，尤其不把对巴萨尔的愤恨写在脸上。每天，他的脸上总是格外地平静，人们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所想和内心焦虑的面色变化。把险恶的用心，隐藏在那皮笑肉不笑的后面，是他生活阅历丰富和手段老辣的秘密。

也正因如此，在招标现场，他见到了马亮庄。在各自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市场份额之后，依然显露出了大家的风度，低眉折腰地恭敬地表示了祝贺：“祝贺你，亮庄老弟！”

在滨海市汽车展开幕的当天，崔凤景被邀请参加了开幕典礼。白天，为巴萨尔的事业成就心生嫉恨；夜晚，为耿花的靓丽登台放歌欢欢喜喜。他心里知道，巴萨尔是他事业发展的羁绊，那耿花的子宫是他生命延续的希望。消除前进路上的羁绊，拓展生活中的希望，那是最理想的事情。于是，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约见了黑四。

“黑四，假如我定居国外，你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呢？换句话说吧，你会做些什么呢？会做些什么选择呢？”

“哦，您要离开滨海市，去国外定居？不，您不能离开。”黑四表示惊讶，一时难以理解。

“是的，我准备离开滨海市，想到国外去生活，但现在还没有作出最后的选择。你知道的，在滨海市，可能没有我生存的空间了。你瞧，巴萨尔的事业，如日中天，滨海市汽车展搞得红红火火。还有马亮庄，生活真是得意。”

“是的，他们封杀了您的生存空间，这对你我是个致命的威胁。不过，您不应该到国外去生活。再说，对付他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的。至少，有赵氏兄弟可以联合。对此，您需要耐心地等待！”

“可是，在汽车展开幕式上，我见到了赵子强和赵子新，看不出他们对巴萨尔和马亮庄有什么怨恨，而且脸上堆满了喜色。我看那喜色好真诚啊！”

“在喜色的后面，则是怨恨。他们都是聪明人，不会把怨恨露在脸上。他们对巴萨尔的怨恨，是因为生意被抢走了。我相信，他们投入汽车销售与配件供应的资本，已经难以收回了。等着瞧吧，他们对巴萨尔